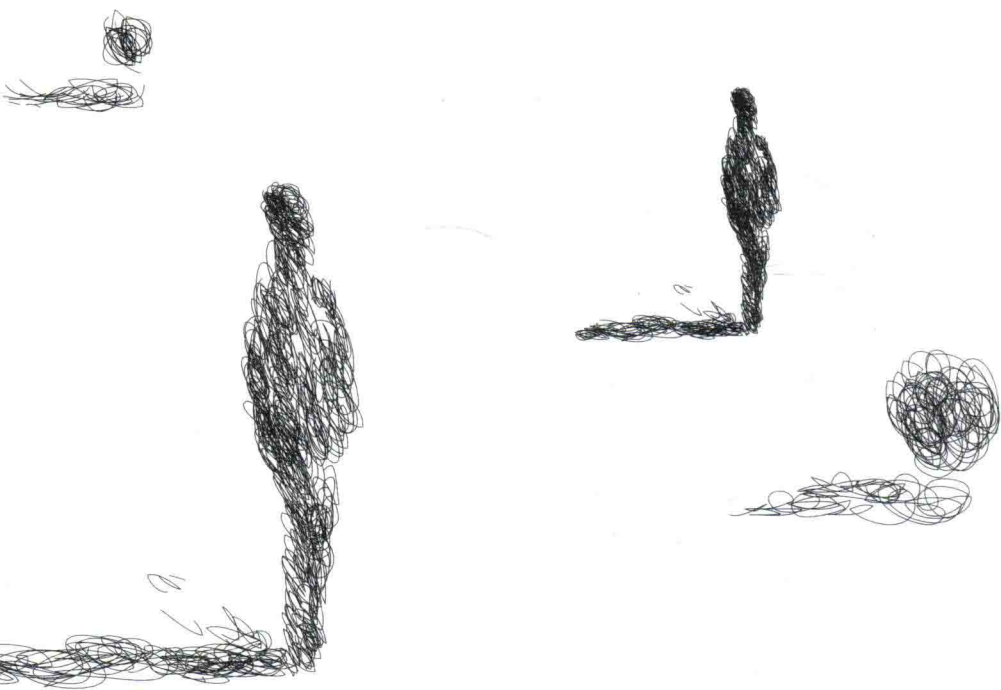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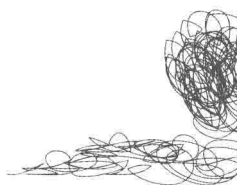


虚无的守望 / 亦夫著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buptpress.com

虚无的守望 — 亦夫著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bupt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虚无的守望/亦夫著. --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635-4205-5

I. ①虚… II. ①亦…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77332号

书 名: 虚无的守望

作 者: 亦 夫

策 划 人: 刘玉雯

责任编辑: 孔 玥

装帧设计: 林德锋

出版发行: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10号 (邮编100876)

发 行 部: 电话: 010-62282185 传真: 010-62283578

E-mail: publish@bupt.edu.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66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35-4205-5

定价: 32.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

守望虚无，其实是用孤独守望梦想

周明

（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亦夫抱着厚厚一叠校样来找我，说自己新书要出版了，嘱我作序。我有些惊讶地说：“小说你怎么想到要我作序？如果是散文集，我自然义不容辞。”不料亦夫说：“那我托对人了，确实是散文随笔集。”我这才意识到在自己的判断中，亦夫的身份早已经被我标注成为一名小说家，而忽略了他在散文随笔方面其实同样卓而不群的能力和成就。

认识亦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那时他刚从北大毕业，分配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因为在校时就喜欢写作并有作品发表，故而与一些作家多有交往。我记得他是已故著名诗人牛汉介绍和我相识的。起初只知道他叫吕伯平，喜欢文学，发表过一些文字，是我的陕西小老乡。小吕身上多有西北人的热情，当时由于他在国家图书馆上班，许多朋友有资料需要查找时，他都会给予积极的帮助。1994年初，忽然有两部长篇小说《土街》和《痼疾》在书市上达到了洛阳纸贵的畅销度，印行后者的中国戏剧出版社找到我当时主持工作的中国作协创联部，希望联合召开一个“亦夫作品研讨会”。等到我见了作者，这才发现这个奇迹般“一夜成名”的亦夫，原来

就是吕伯平。那次在文采阁如期举办的“亦夫作品研讨会”上，当时文坛许多评论界的重镇几乎悉数到场。大家对其两部小说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随后的岁月中，亦夫无论是从国家图书馆易职到文化部，还是后来举家东渡扶桑，他都一直在坚持小说创作，先后出版了《玄鸟》《城市尖叫》《迷失》《一树谎花》等多部长篇小说。长篇小说使他完成了从吕伯平到亦夫的转化，加上多年来他送我的新著都是小说，所以“小说家亦夫”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自然在所难免。

其实早在1991年出版的《上升——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一书中，亦夫作为新生代散文的代表作者之一，不但数篇佳作被收录，且被编者在该书序言《上升的星群——论当代中国新生代散文》中给予了重点评价。在这本书之前，我也从报刊杂志上零星读到过亦夫文笔清新、意境脱俗的散文作品。只是当时由于数量不多，加之一部部长篇小说的影响力远超读者群相对偏窄的散文，所以我以为散文写作于他，只是长跑之后的闲步，大酒之后的小酌。但放在我面前的这部散文随笔集，字数居然高达近30万，这确实出乎我的预料，也让我更对他的创作实力更加刮目相看。

与亦夫诡异神秘、反叛常规的小说相比，他的散文出乎意料地呈现给读者一个温情而世俗的人生境界。无论是书写情感心迹、伦理人情、感悟怀想，还是描摹山川江河、往事旧物、陈迹昔景，亦夫都是用一种平和舒缓却又充满张力的笔调，让看似普普通通的一段旧情或一桩往事，或投射出一丝穿透表象的深邃和哲理，或呈现出一缕超越平淡的温情与暖意，会让人的内心瞬间产生震撼或感动。亦夫的散文和随笔，曾见诸多个选本，但独立成书，《虚无的守望》却是第一本。我通过和他交谈方知，其实这么多年以来，他除了主要创作精力继续放在长篇小说上之外，同时还一直在为国内外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日积月累，自然便有了可观的收获。

亦夫的小说和散文，无论风格还是题材，都可谓一重一轻、一黑一白甚至一阴一阳，这种相互排斥的感觉曾让我深感困惑。我多年前曾就此问过作者本人，他一笑而语：“可能我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长篇小说是我的精神妄想，而散文随笔则是我的世俗关照。”这种带有自嘲意味的回答，当时让我依旧多有不解。但二十多年的漫长时光，亦夫却用他对人生、对生活几乎一成不变的态度，让我对他两种看似对立的创作风格，获得了高度一致的认识：无论是“精神妄想”的长篇小说，还是“世俗关照”的散文随笔，都是作者对存在于自己梦想中的一个圣域的孤独守望。这个圣域里的风情人物，无论是邪恶还是良善，无论是丑陋还是美好，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都是从琐碎的世俗之中剥离出来的、最纯粹最真实的人性真相。是否拥有一个纯粹的精神圣域并不弃相守，在我看来，对于一个真正的文人至关重要。而一个能孤独守望精神圣域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缺乏甚至是对抗世故的。以亦夫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他早该跻身于所谓“功成名就”的作家之列。但我们相识20多年来，亦夫却断然远离社交，远离所谓的圈子，远离喧嚣的文坛，安静地写作，安静地生活。起初我还不忿于命运对他的不公，但随着时光的不断流逝，看着他从青年到中年，生活的态度和方式一直保持着初见时的状态，这种也许会让有些人认为“不曾进步”的一成不变，却让我越来越觉得亦夫其实是一个智者：他早就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因而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平静、淡泊和安详。

对于一个有着精神家园的人，看似孤独的守望，其实有着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快乐。

2014年11月10日

目录

母亲 / 001
捕鸟老人 / 004
北方的鱼 / 006
冷面善人 / 008
无为之修 / 011
怀旧与感伤 / 014
北京大爷 / 016
先人 / 019
父亲与书 / 021
小鞋也有适脚时 / 024
疑似艳遇 / 027
不朽 / 031
想起一个女生 / 035
中年的味道 / 037
大款 / 039
乡下的酒事 / 042

童缘 / 045
B种情感 / 048
筑波的冬日 / 051
老Z / 055
漆匠 / 059
空白 / 061
尘事 / 063
父亲和他的花圃 / 065
流浪的情人节 / 068
些微的往事 / 070
生日·满月 / 073
童年和童年的狗 / 075
梯子 / 077
洋人彼得 / 081
先生 / 085
南疆记忆 / 088
家事 / 090
老人加藤 / 093
下锅菜、黛安娜及不朽 / 096
白乌鸦 / 099
当文化成为猴子身上的袈裟 / 102
怀念我的走狗 / 105
如果无法折中，该取悦自己还是
别人？ / 108
我的残疾朋友 / 111
当自恋成为宗教式的狂热 / 113
诗人的晚餐 / 116

算命 / 118
摇摇晃晃 / 120
别和我一般见识 / 122
棋道 / 124
快乐的意义 / 126
远近法门 / 128
惯性与节奏 / 130
对爬虫命运的猜想 / 133
带保镖的女人 / 135
官瘾 / 137
生命无力承受之轻 / 139
淳朴时光 / 141
在静夜里哭泣 / 143
距离 / 145
黄瓜的脾气 / 147
角色中的男人 / 149
东京土炕 / 151
话痨 / 153
瘾 / 155
消失的风景 / 157
一个人的电影院 / 159
学坏 / 161
静谧的午后 / 163
权力之荫 / 165
当爱情已成往事 / 167
演员与狗 / 169
记忆中的皮影戏 / 171

瓜田李下 / 173
我的枪手时代 / 175
电影《土街》流产记 / 177
一条名叫夸父的狗 / 180
那些花儿，真的曾经开放过吗？ / 182
《土街》再版后记 / 185
东京酒事 / 188
与酒友大马的饭局 / 192
想起高考 / 194
虚无的守望 / 196
你的声音来自洞穴？ / 199
生活在摇摇晃晃的他乡 / 203
某一种距离 / 206
昂贵的“野菜” / 209
奔跑的盛宴 / 211
标日 / 213
不管有没有天堂 / 215
沉重的自尊 / 217
传统的面影 / 219
此“坛”究竟大几许？ / 221
道德的价格 / 223
得失之间 / 225
对两缸观赏鱼的漫想 / 227
非对称镜像 / 229
尴尬的善意 / 231
钢琴与棉花 / 233
高木老汉的房车生活 / 235

孤独的花朵 / 237
孤樱 / 239
被囚禁的果实 / 241
回想下关 / 243
驾照旧事 / 245
酒场放浪记 / 247
老胡换车 / 249
老黄的车祸 / 251
老袁的宝树 / 253
另一种适应 / 255
流程 / 257
陌生的邻人 / 259
谋生工具 / 261
牛久大佛 / 263
胖妹 / 265
蒲生夫妻 / 267
入乡安能就随俗 / 269
善人的愤怒 / 271
上野公园随想 / 273
生活在东京的乌鸦 / 275
生物学与文学的关系 / 277
盛期，我与你总是擦肩而过 / 279
失衡的孝心 / 281
树大确实很招风 / 283
谁不说俺家乡好 / 285
所谓缘分 / 287
“太岁”的午餐 / 289

文学这个事儿 / 291
无家未必无境界 / 293
现实主义者该做谁的粉丝？ / 295
乡音 / 297
相遇 / 299
忧伤 / 302
鱼群 / 304
原宿的周末 / 306
园中的南高梅 / 308
忠犬八公和走狗黑狮 / 310
重访稻城 / 312
“作家三自”和一本旧书 / 314

母亲

我的母亲目不识丁。冬天坐在发着暖烘烘烟熏味道的土炕上，她能从糊墙的旧报纸上隔段隔行地找出大姐的名字、二姐的名字，哥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枯黄的桐叶大片大片地从柴房的窗洞中被北风吹出来，母亲便赶紧到小院中去，用糙裂的手捡拾全家烧炕的柴草。我趴在窗户上看母亲把枯叶一沓沓码放在柴屋的角落，心中不停地叹息自己的母亲只会捡拾柴草，而不会像其他同学的母亲一样，用一双白皙的手去写字或高傲地抚弄细瓷茶杯。

父亲是教师，我们都在他严肃的注视下辛苦地读书。父亲是家中一块随时都可能坠落到每个人头顶的巨石，畏惧使精瘦的父亲在小院中威严无比。整个冬天里我们都闻着父亲烟斗里呛人的味道不停地念书。母亲坐在我们的身旁，谁也没有注意她在想些什么。辛苦地念书换来每夜的热炕和一日三餐虽粗糙却也可口的饭菜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把油嘴抹净走出厨房，谁也没有回头去看那一案板凌乱狼藉的饭碗和杯盘。

姐姐和哥哥们那几年一个接一个地离家去远在都市的大学里读书，这使父亲老脸上光彩四溢。他高昂着那颗小脑袋对着村人们粗声说话的样子，让我觉得姐姐和我们都是父亲这棵老树上成熟得硕大饱满的果子。母亲坐在光线昏暗的土屋中，一次又一次地赶缝新

被新褥和哥姐们一年也用不完的鞋垫。她低头不语，我常常看见眼泪掉下去湿了她手中的布料。父亲走进屋后用充满不屑的口吻数落母亲是屋里人的见识，母亲便抬起头来发出一阵羞惭又愉快的讪笑，这常常令我大惑莫解。

母亲的母亲和弟弟都患有精神病，整日不知疲倦地疾走串亲。那年秋上她那个已经三十好几的弟弟几乎每天都到家里来，喝干父亲的老酒后满村里丢人现眼。父亲和我们的脸上都显出厌倦和鄙夷的神情给母亲看。母亲不数骂我们也不数骂她的疯子弟弟。她讪讪地在土院中走出走进，像丢失了什么一样。母亲抬头望着后院中那棵茂密的泡桐树，我看见她的脸上堆积起一簇老糙的皱纹，眼光迷离又充满哀伤。

但母亲的哀伤永远是短暂的，那种我们习以为常的笑容永久地刻在她的脸上，伴随着她整天在土院中喂鸡、扫土、铡草、浇水、做饭和做一切琐碎的事情。

母亲的小院中最终只剩下了自己。1983年初秋的时候，我也要离开这里熟悉又厌倦的一切去城市读书了。我和父亲都整日兴奋不安地高谈阔论或发出呵呵的笑声，母亲则不停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个下午里她竟六神无主地喂了四次圈在篱墙中的母鸡。我向父亲说，母亲这是怎么了，好像有什么不愉快的事。父亲十分得意地说，你妈是妇道人家，每次都免不了儿女情长，咱们外头人的胸襟她是理会不了的。于是我又觉得目不识丁的母亲真是目光太短浅了。

村人们有一种老习俗：凡有亲人远出家门后，这日便不得动帚扫院，否则于旅人是一种不吉。我走的那天早上，由于兴奋和躁动而四五点就眼睛大睁地躺在了满屋的黑暗之中。夜风簌簌地吹动着桐树的叶子，泥土的腥香潮水般淹没了我。在一种似梦非梦的恍惚中，我忽然觉得院子中有人在轻轻地走动。我坐起来伏在窗台上，

见一片朦胧之中，母亲正在蹑手蹑脚地扫着院子。她矮小的身躯在巨大的昏暗之中，显得异常单薄和孤独。

我就这么静静地伏在窗台上一动不动，直到嫩软的晨光冬雪般落满我的小院。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情感泉一般在心中喷涌，淹没了所有骄妄的热情，使我在这即将离别的时分忽然浑身疲倦，眼中噙满泪水。

母亲永远是家中最土气的人。她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并为之惴惴不安。哥的女朋友或姐的同事来家做客的时候，母亲总是躲在厨房中做饭，她不停地说，别叫我去招呼客人，你看看我这土没烟燎的样子，还不叫人家笑话你们有这么个老妈。那年夏天，姐姐带着孩子死拉硬缠地把母亲叫到城里去住了几日。母亲的一切都显示出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土气。甚至于连姐姐那四岁的孩子都十分难堪地吆喝母亲吃冰激凌的样子太难看，怕叫旁人看见笑话。母亲回到家给我讲述这些琐事的时候，她竟十分开心地夸赞自己的小外孙如何像大人一样有眼色。我望着母亲那双幸福的眼睛，心中不时泛上一种说不清楚的酸楚。

现在我久居都市，纷乱和漂泊的刺痛已麻木和淡漠。我淡忘了我的童年，淡忘了许许多多似乎应该记住的往事。但每当城市那急促的呼吸在午夜变得平缓如息的时候，我坐在窗前睁大眼睛望着暗夜中一排排阻断我视线的楼群，母亲那安详的眼神和土院中腥香的味道便从远方神秘而至，让我浑身颤栗不止，让干涸的眼睛再一次变得潮润。我会永远感到孤独，我会永远感到在我孤独的时候，远方有一块让我灵魂宁静的地方，有一束让我摆脱浮躁、变得像孩童般沉静如息的目光。

母亲亦会苍老，但有些事物是永恒的。

捕鸟老人

捕鸟老人经常整下午整下午地坐在那里捕鸟，直到暮色降临的时候，才挟着空空的鸟笼走回独栖的那座小木屋。

圆明园一带到处是残水焦土。在荒芜之地疯狂生长的野蒿子，把福海一带游人的喧闹远远地隔在世外。上午太阳正当头的时候，捕鸟老人就顺一条野草没膝的小径走到一块开阔平坦的废墟上。他张开网，把诱鸟拴在当中，然后捡两块砖坐到十米开外的地方，神情安详地看着自己亲手设下的这个陷阱。

稀落的鸟儿都在附近的枯枝上漫不经心地鸣叫。两只诱鸟蔫蔫地立在圈中，不觅食也不出声。捕鸟老人瞅瞅天边，血红的太阳正渐渐变大变温和，远处栖息的乌鸦开始呱呱呱地笑起来。捕鸟老人不吃干粮。他脚前摆着一筒粗糙的大公卷烟。捕鸟老人一根一根地吸着烟，然后就痛快地大声咳嗽起来。除了咳嗽时身体微微的颤动，捕鸟老人一动不动，远远看去就像旷野中一棵烧焦的老树根。

鸟儿们仍不来吃网中那层厚厚的稗谷，只是漠然地在枝头跳来跳去，偶尔发出几声清脆的啼叫。一缕野风吹过来，诱鸟身上脏乱的羽毛翻卷起来，露出了粉红瘦弱的肉身。捕鸟老人默默地看着，喉咙里便咕咕咕地发出一串厚重而浑浊的声音。

远处渐渐有了野猫凄厉的尖叫，蒿草也都神秘地唰唰摆动起

来。捕鸟老人抬头望望远方的天边，看见半个巨大的太阳卧在黝黑黝黑的土壤中，成群成群的鸟儿正在四周浓浓的血色中惊叫扑飞，他便想起了一种送葬的情形。

乌鸦们飞临老人的世界，在枝头发发出响亮的嘲笑声。老人知道乌鸦们在体验某种快活的感觉，就如同自己在咳嗽时体验的感觉一样。

暮色终于降临了。捕鸟老人站起来收了烟筒和网夹，把诱鸟重新放进笼中，然后神色安详地走向他远处的小木屋。那条荒芜的小径是他走进这片旷野的路，也是他走出这片旷野的路。老人走上小木屋旁那条通往外界的马路时，路灯便刷地亮起来，将远近的景物照得苍白而辉煌。

捕鸟老人就这么日复一日地捕鸟，日复一日地空着手回到自己的小木屋。

终于有一天，捕鸟老人没有到这片荒凉的旷野上来，鸟们便纷纷地从树上飞下来，默默地把撒在那里的稗谷吃得干干净净。

福海附近游人的喧闹很热烈地传了过来……